

苔溪漁隱叢話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主編

茗溪漁隱叢話

後集

胡仔纂集

廖德明校點

周本淳重訂



93011792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序漁隱詩評叢話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閒二十載，杜門却掃於荅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荅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採摭；而〔二〕擴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三〕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荅溪漁隱胡仔元任敘。

〔二〕淳按：宋本徐鈔本「而」上有「因」字。

〔三〕淳按：宋本徐鈔本「知」上有「能」字。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卷第一.....	一	杜子美三	五三
楚漢魏六朝上			
卷第二.....	一〇	杜子美四	
楚漢魏六朝下			
卷第三.....	一八	王右丞	韋蘇州
陶靖節		孟浩然	
卷第四.....	二三	韓退之	
李太白			
卷第五.....	三〇	卷第十一	七九
杜子美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卷第六.....	三七	李長吉	李贇皇
杜子美二		劉夢得	
卷第七.....	四五	卷第十三	九九
		醉吟先生	

卷第十四		一〇六
------	-------	-----

唐彥謙 玉谿生 王建

卷第十五		一二三
------	-------	-----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堯

半夜鐘

卷第十六		一二〇
------	-------	-----

唐人雜紀 上

卷第十七		一二七
------	-------	-----

唐人雜紀 下

卷第十八		一三三
------	-------	-----

羅隱 五季雜紀

卷第十九		一三九
------	-------	-----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卷第二十		一四五
------	-------	-----

寇忠愍 晏元獻 宋子京

王君玉

卷第二十一		一五三
-------	-------	-----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卷第二十二		一六三
-------	-------	-----

迂叟 邵康節 韓持國

卷第二十三		一七五
-------	-------	-----

六一居士

卷第二十四		一八三
-------	-------	-----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卷第二十五		一九〇
-------	-------	-----

半山老人 賀方回

卷第二十六		一九八
-------	-------	-----

東坡一

卷第二十七		二〇九
-------	-------	-----

東坡二

卷第二十八		二一八
-------	-------	-----

東坡三

卷第二十九.....三六

東坡四

卷第三十.....三四

東坡五

卷第三十一.....三四三

山谷上

卷第三十二.....三五二

山谷下

卷第三十三.....三六一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卷第三十四.....二七三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卷第三十五.....二八一

本朝雜記上

卷第三十六.....二九三

本朝雜記下

卷第三十七.....三〇八

大梅 天衣 端師子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記

卷第三十八.....三二一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卷第三十九.....三三三

長短句

卷第四十.....三四六

麗人雜記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一

荅溪漁隱 胡仔纂集

楚漢魏六朝 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一〕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二〕，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櫞則遠矣。」

〔一〕淳按：此見豫章先生集卷二十五書幽芳亭，云：「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宋本徐鈔本明鈔本「大夫蓋」三字作「夫大概」。

〔二〕「也」字原無，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補。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詞云：「子交手兮東行」〔一〕，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一〕「子」原作「予」，「行」原作「川」，並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一作「薑」。茅以筴筮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筴，小破竹也，楚人名〔一〕結草折竹以卜曰筮；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

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餠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糗粢蜜餌，有餒餒些。」餒餒，餠也，言以蜜和米麪煎作粢粢。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餛糕是也。」

〔一〕「名」原作「多」，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四感。予頃年較進士於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二字與楚辭合。』予嘗考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本魯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茗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用，精爽今如何？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

「一」逃原作「退」，依宋本徐鈔本校改。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後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固「」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一」淳按：「有」上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有「乃」字。

「二」淳按：「日」上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有「因」字。

「三」

「固」字原無，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補。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傅，有鸚鵡鳥入舍，爲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

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

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

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

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紅詩：

「聞道松醪賤，何須慙錯刀。」皆「」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

莽所鑄錯刀又別。」

「」皆原作「此」，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荆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

荆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箬箭，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

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

水出荆山，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

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荅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

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云：「酒則

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

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

〔一〕「縣」字原無，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補。

荅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秾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鬪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驄詩：「頓驂飄赤汗，踟躕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荅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年爲誰掃驊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二〕「學」字原無，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補。

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荅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真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採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

脫兔之投林也。採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褰襪，集韻以爲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褰襪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扇臂〔一〕中疾，一作痛。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瀆，適堪今時褰襪子。』蓋取此也。」

〔一〕淳按：「臂」原作「膊」，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予按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二〕，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分流爲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言。

〔二〕「晚」原作「曉」，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團團洒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肅肅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一〕「肅肅」原作「蕭蕭」，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幙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一〕「翻」原作「翔」，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

茗溪漁隱曰：「遯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喻巡城詩：『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流暗與溝池合，」

山色遙將睥睨連。」

〔一〕「巡」原作「邊」，依宋本徐鈔本校改。

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鉤，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鉤佐飛將。』曹唐買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鉤。』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鉤。』」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轅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本「二邪？」

〔一〕「潭」按：「有別本」三字，宋本徐鈔本明鈔本作「別有所本」四字。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薰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

容，從而波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云露（一），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僻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一〕「露」原作「路」，依宋本徐鈔本校改。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酌（一）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秘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騷飲美酒，並此事也。」

〔一〕「獨酌」二字原無，依宋本徐鈔本明鈔本校補。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爲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茗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蓋爲是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茗溪漁隱曰：「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注引此兩句爲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詞，必誤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裏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飛花』，『遶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

遜「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迴遞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渡五洲云：「蕭散烟霧晚，淒清江漢秋。」答庾郎丹云：「蛺蝶繁空戲。」日暮望江橋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沙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銅雀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

若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人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萸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缺」，故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若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攏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